

錫安主義：「復國」與種族清洗？

黃如慧*

猶太人在異邦人的歐洲度過了漫長的「離散」時期，然而猶太人藉著經典建立起來強烈的文化傳統使其與當地社會難以相融，終成棘手的「猶太問題」。藉著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影響的廂助，錫安主義認清其原始需求(安全感)並開始實際行動以滿足之，直到一戰以前終於因著〈貝爾福宣言〉而有了初步的成果。然而錫安主義作為歐洲民族主義潮流之一支，來到了巴勒斯坦卻邁向民族主義難以支持的種族主義路線，然而這對猶太人而言並非「隨機應變」決定的政策，而是其意識型態的基礎，本文希望藉由追尋錫安主義思想基礎的脈絡，找出其決策種族清洗的根源。

關鍵詞：猶太問題、錫安主義、〈貝爾福宣言〉、巴勒斯坦問題、種族清洗、D計畫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獨立建國」是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發揚的結果，「猶太復國」——錫安主義(Zionism)運動是猶太人對民族主義的援引；歐洲猶太人在數千年來的流亡中備受壓迫，不願再寄居歐洲異邦人(gentile)之籬下，而將「回歸」(aliyah)「錫安」(Zion)、¹建立猶太國(Jewish State)作為其政治目標。雖然初期規模甚小且影響力尚微，仍有許多猶太人以實際行動支持。²到一次大戰前夕，錫安主義終於在國際上取得較為顯著之成果：1917年英國政府宣布〈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猶太民族於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³並在英國托管巴勒斯坦期間化為具體政策。⁴僅管民族家園之謂，未必等同建國，但原則上保障了猶太人的政治目標。

只是，這項政治目標常受英國在西亞(近東)利益的牽制，能否實現實則

¹ 「錫安」具體而言指耶路撒冷(Jerusalem)，廣義而言指經典中的「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錫安主義亦有宗教、文化及政治之分別，獨立建國是三者共同原則。本文之錫安主義，除另有他指外，皆為政治立場。其間差異，詳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興大歷史學報》25 (2012.06): 131-135。

² 如英國Rothschild家族便出資協助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購地，或有與土耳其蘇丹直接交涉，以便在巴勒斯坦得到建國基地。另外，各國有力之猶太人士亦向各自所在國政府進行遊說，使其在態度上甚至政治上支持猶太復國運動。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1882-1948: A Survey of Ideology* (Oxford [Oxfordshire]: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2. Waldi Khalidi, "The Hebrew Reconquista of Palestine: From the 1947 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Resolution to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of 1897," 25.

³ 各有說法，如英國認為俄國政府中的許多猶太人，對戰局發展有所影響；或英國亟欲藉此方式，獲國外猶太人資助戰爭開銷；抑或英國認為錫安主義者能對其在西亞地區之殖民策略有所助益等。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Geschichte, Positionen, Perspektiven*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6), 17. Jamil Hil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s.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0), 184. Waldi Khalidi, "The Hebrew Reconquista of Palestine: From the 1947 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Resolution to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of 1897," 25.

⁴ 1920年在義大利San Remo召開會議，將巴勒斯坦委任英國統治，英國在1922年的《托管憲章》中加入〈貝爾福宣言〉，使猶太復國化為托管期間之政策。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3-84. Waldi Khalidi, "The Hebrew Reconquista of Palestine: From the 1947 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Resolution to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of 1897," 25.

前景不明。直到納粹欲一舉處理「猶太問題」(Jewish Question)，反讓「猶太國」成立的必要性再無疑義。⁵依此「國際」共識，英國消極面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族群問題，放任猶太移民進行殖民屯墾，剝奪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資源，惡化雙方衝突——此一發展回過頭來考驗猶太「移民」的建國目標，少數民族如何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改變巴勒斯坦既有的政治生態，使其存在受到承認，進而得到其向來匱乏的「安全與和平」？

(一)問題意識

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地區的活動在相對早期便受到阿拉伯菁英分子之關注及抵抗，也能充分理解其為歐洲帝國主義及殖民運動之一環。⁶然而，猶太人自視為文化傳教士，帶著「開化」(civilisation)任務回到「故土」——這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的浪漫，⁷乃錫安主義在精神上合理化其復國之

⁵ 猶太人也明白其在歐洲受到的迫害，能反向操作成可用的建國「資源」。如Yossi Beilin(1948-)作為1990年代以巴和平進程(peace process)的締建者及重要的以色列政治家及學者，便認知到：「『種族屠殺的罪』使其影響力的國家不能反對猶太國建立在巴勒斯坦；而若非此事，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托管結果，很可能是建立一個具有猶太少數民族的阿拉伯國。」引自Ephraim Nimni,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9.3 (Spring, 2010): 84. Jamil Hil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180, 184. 關於猶太人因應外在問題及來到巴勒斯坦、西方各國態度的變化及阿拉伯人的反應，詳Bernard Reich,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5 (December, 1991): 1466-1467.

⁶ 錫安主義與英國在西亞利益的交織，很快被意識到。然而，巴勒斯坦的政治菁英及民族主義政黨對於民族建國之共識，及如何對付翼助錫安主義的英國，敵不過傳統氏族之影響而異見紛陳，反使英國及錫安主義者從中得利。關於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政治菁英間的分裂、反抗方式及失敗原因，詳Jamil Hil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186-187.

⁷ 錫安主義奠基者Theodor Herzl(1860-1904)經常提到：「我們應當在那(巴勒斯坦)形成一個對抗亞洲的歐洲壁壘、對抗野蠻的文化前哨」，認為猶太人是文化繼承者，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文明中繼站，猶太國就是「在東方的歐洲」。Max Nordau(1849-1923)為錫安主義領導者之一，也主張：「我們將在近東地區致力達到英國人在印度所做到的——我們以文化傳道者的身分回到以色列之地，此一歐洲的道德邊界直達幼發拉底河。」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Farnham Common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2004), 178.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London:

舉，認為猶太人所代表的「開化」力量，將藉建國澤及阿拉伯人，為義利兩全之事。⁸另一方面，也坐實阿拉伯人視錫安主義為西方勢力代理人之看法，注定猶太國難以得到西亞地區阿拉伯政權的承認。

然而，以色列之地中星羅密布的阿拉伯人，在猶太人缺席的數千年裡，早已形成蓬勃發展的生態——因此，猶太移民首先必須面對其與「故土」的扞格不入，而要設法扭轉事實，使現狀能夠服務於猶太建國目標，阿拉伯人的認同與否自然不在考慮之列。作法之一，即引進更多猶太移民或設法減少阿拉伯人的數量，改變人口組成結構是立國條件中最簡單也最重要的方式，加上猶太文化及歷史之特殊性，足以支持其建國活動。儘管移民數量直到 1948 以阿戰爭前夕仍未有重大突破，使其建國之「理」稍嫌薄弱，但德國納粹的屠殺及英國的支持，使其在「情」與「法」上站穩腳跟，錫安主義並在英國托管統治的庇護下發展政治目標：⁹敦促猶太人持續不斷地移入，廣建自給自足的屯墾區(Jischuw)、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力求經濟獨立於外力影響——以之作為猶太建國的基礎事業及建國前的主要任

Croom Helm, 1979), 16.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Jüdischer Nation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des Nahostkonflikt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2), 32-33.

⁸ 部分猶太人以「利他與融合的」(altruistisch-intergrationistisch)態度看待阿拉伯人的問題(儘管其論調十分東方主義)，他們從彼此同為閃族的面向上得出某種合作的可能性，也認為殖民主義式的壓迫無益於猶太人的目標。實踐錫安主義，唯賴猶太人在東方的融合能力，巴勒斯坦人若接受猶太人則非敵人——是為道德上及現實政治上實踐錫安主義目標的雙贏作法：「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意味著進步；對猶太人而言，則是得到了一個家。」(Für Letztere [Palästinenser] würde es den Fortschritt bedeuten, und die Juden erhielten eine Heimat.)詳見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34.

⁹ 英國希望在西亞地區的利益能夠維持而與錫安主義者合作，故其托管下的巴勒斯坦政局發展乃傾向錫安主義的利益，亦防堵阿拉伯各國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支持；而阿拉伯各國實際上對巴勒斯坦人命運的關注，亦不若對自身領土擴大的渴望——這可能藉由與殖民者合作(如約旦)，或透過戰爭達成個別目的。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72-128. 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London; Ann Arbor, Mich.: Pluto Press, 2004), 5, 117-134.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England]: Oneworld, 2006), XV, 124-126.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10-4.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in Ahmad Sa'di and Lila Abu-Lughod, eds. *Nakba: Palestine, 1948 and the Claims of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9-163.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Oxford: Oneworld, 2007), 31-46.

務，顯示其必定走上拒絕融合之途。¹⁰

這種自我極大化之措施亦需相應的資源餵養，故錫安主義的掠奪手段便反應在或「重拾」其宗教性格中排除他者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信神者與不信者間的「聖戰」，惡化巴勒斯坦地區的民族仇恨自不待言；更大的問題是，錫安主義如何回應「將自身經受不住的苦難複製於無辜他人」的批判？¹¹如果猶太建國可以是兩蒙其利的好事——無論針對阿拉伯人的「開化」，或是猶太人的「自我實現」——如何將「同(人)類相食」(cannibalism)的「獸行」，與真善美的文明境界相合？

(二)研究回顧

「精神啟蒙」與「自我實現」若屬美善，又如何與「種族清洗」產生關聯？正因該手段的罪惡性毫無疑問，致其是否為歷史事實反有爭議——伴隨 1948 年以阿戰爭而來的巴勒斯坦 75 萬難民潮當如何解釋？對此令人困窘的事件，存在著不同歸責的主張：阿拉伯觀點認為，難民是錫安主義在 1948 年踐行種族清洗政策的結果；錫安主義則主張，難民是阿拉伯軍事將領及政府要求人民離開原居地，要他們之後再「隨勝利的阿拉伯軍隊凱旋歸來、將猶太人趕下海」，卻事與願違的發展。¹²

無論哪一種觀點更為真實，至少從結果來看，巴勒斯坦人「無端」大量逃亡確是事實，而僅僅必須去解釋此事，便已對以色列立國的道德主張產生威脅，發為公議——亦即，猶太國的合法(由列強支持的「實然」)並不能等

¹⁰ 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93. Jamil Hil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185.

¹¹ 目前國際表列的種族清洗事件名單，並未涵括以色列。種族清洗為「違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或譯反人類罪)之一種，美國國務院定義其為：「系統性且強迫性地使一族群體離開其社群，以改變特定區域的民族組成。」聯合國亦宣之於法律，主張此種罪惡不論其犯行既遂程度如何，皆須受懲治。Ilan Pappé, "The 1948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6.1 (Autumn, 2006): 7.

¹²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8.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1948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2nd Vintage Books ed., rev. and updated), 32-38.

同合理(好壞判斷下的「應然」)，¹³道德的善惡評斷卻是錫安主義鼓舞士氣的一種方式(大衛與哥利亞〔Goliath〕的故事構成以阿衝突的基調)——猶太人不是征服者，而是配著「潔淨武器」(the purity of arms)的自衛者，¹⁴不針對手無寸鐵的無辜人民——這正是傳統錫安主義對 1948 年戰爭觀點之主軸，作為以色列官方(並納入教科書加以教授的)歷史詮釋，而為阿拉伯世界以外長期未受質疑的有效主張。¹⁵

然而，此一道德論述到了 1982 年發生變化，根本原因在於以色列戰爭中「別無選擇」(ein breira)之道德性，因入侵黎巴嫩而被打破，加上 1987 年巴勒斯坦人發動「第一次暴動」(Intifada, 1987-90)；¹⁶以及 1988 年以色列、英國官方檔案的釋出(如四卷本的《以色列外交檔》〔*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srael*])，皆對以色列傳統錫安主義政治氛圍造成破口。一方面促使以色列人思考與巴人和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使得重新檢討以色列及其史前史變得可能，對於 1948 年戰爭相關議題的研究更大有裨益。¹⁷

執是之故，1980 年代起，一批被稱為「新史學」(New History)研究路線的「新史學學者」集結起來。在理念上，他們主張採取「新觀點」詮釋傳統歷史；在資料上，亦藉廣泛搜集運用國內外釋出之各種數據及官方文獻等，並求其儘量遍及西方及阿拉伯世界。當然，這些資源不獨開放給新史學學者，至少在觸及資料的管道上，對傳統史學及新史學兩造皆為平等；因而，

¹³ Ilan Pappé,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1948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9.1 (Autumn, 2009): 9-10.

¹⁴ 此亦為以色列防衛軍 (Israel Defense Forces) 的官方倫理教條。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1.

¹⁵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1. Walid Khalidi, "The Hebrew Reconquista of Palestine," 24-25.

¹⁶ 1967 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控制了西岸 (West Bank) 及加薩走廊 (Gaza Strip)，為執行其土地及經濟併吞政策，而嚴格執行軍事控制及直接干預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使其無論在實際生活及感受上愈加難以忍受。在暴動發生前夕的 20 年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解決以色列對當地的占領、統治、經濟剝奪及難民營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包括作為同胞的阿拉伯各國亦無具體協助之作為)，這些困境導致兩地的巴人 (甚至包括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 1987 年發起暴動，試圖取消以色列人對兩地的占領。關於暴動發生的前因、以色列的反制，及其引發的政治結果，詳 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230-239.

¹⁷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3-154.

史家所持守的態度與史觀，才是區別新、舊史學路線分際的因素。¹⁸新史學者希望跳脫傳統民族主義(錫安主義)敘事——以非錫安主義甚或多元的錫安主義觀點，重新詮釋歷史。¹⁹此一路線在 1980 至 2000 年期間大放異彩，而為以色列史學界的「後錫安主義」(Post-Zionism)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以色列「新史學家」積極地在各種公、私檔案文獻、媒體及口述訪談中遍求證據的研究，對於「種族清洗」問題亦未有共識，具體而言有兩種主張：莫里斯(Benny Morris)一派認為，以阿雙方的論點皆無法得到驗證，故難民是戰爭下的自然產物，非蓄意為之的結果，巴勒斯坦難民乃出於恐懼或服從地方軍事將領的決定而離開(如傳統立場主張的)，並懷抱作為最終勝利者凱旋的期待；²⁰其說廣受以色列東方主義者如波拉斯(Yehoshua Porath, 1938-2019)等的大力支持。而伊蘭·帕佩(Ilan Pappé)、施萊姆(Avi Shlaim)及馬薩哈(Nur Masalha)等人則指出，莫里斯所建構的歷史圖像失之偏狹，因其引用片面資料且未參照阿拉伯文獻；²¹其實自以色列官方文獻及政治人物的私人談話及日記中，都已提到被稱為「D 計畫」(Plan Dalet)的錫安主義種族清洗之準備過程。²²

新史學陣營中基於對難民性質解釋的本質性差異，引發了內部分裂——學術爭點十分明確地圍繞在「D 計畫」(直接原因)及難民問題(結果)上。大

¹⁸ 關於以色列「新史學詮釋」(new historiography)之內涵，與傳統歷史詮釋之差異及缺陷。詳：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3-156.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5-6. Michael Brenner,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6, Kindle Ausgabe), Position 1810 of 2170. Ilan Pappé,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1948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 6-7.

¹⁹ 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London: Verso, 2014), 250.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3.

²⁰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86.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8-159. Uri Ram, "Review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Middle East Journal* 2.1 (Winter, 2008): 150-151.

²¹ 失於參照阿拉伯文獻為Morris最受詬病之處，但他認為這些資料本身並非沒有問題，也不能增益他所描述的情況。對Morris論點的批判，見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XV, 23, 28. 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128-130. Avi Shlaim, "The Debate about 1948," 158-159. Nur Masalha, "A Critique of Benny Morri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1 (Autumn, 1991): 90-97.

²² D計畫即錫安主義者對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的種族清洗計畫。詳20-21。

量批評乃基於帕佩對以色列曾進行種族清洗的論述——主要歸結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一書中——作為核心展開，他所援引的反證亦是莫里斯的專著《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起源》(*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因為此二者咸受學界認可為相關領域中成果斐然的人物。總之，問題的核心乃在破解 D 計畫的性質，才能進一步推出其與種族清洗的關係，進而回應難民爭議及歸責問題。

在此基礎上，反對論述主要集中在探討 D 計畫的內涵(也經常附帶質疑作者持此不利國家觀點論述之動機)，相關反對論點大致上不脫幾種主張：有論者認為，D 計畫的「實質」正如同莫里斯所言不是精心籌畫的政策，而是針對當時可能發生的事件或可能出現的結果所研擬的處置措施，視為一戰略指令當無大謬；反之，帕佩將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城市「在當下的條件中，不可能加以抵抗」作為開戰之模擬情境設計戰略的主張，在軍事上並不現實。²³在此脈絡下，難民的責任主要產生於戰爭(因而是自然中立的)，但帕佩卻拒絕如莫里斯將戰爭責任平攤於雙方，而皆歸諸以色列，誠不合理。²⁴

另有主張，D 計畫確實是種族清洗，但不妨視為一種「歷史共業」看待。以此論點來檢視帕佩的主張，顯然帕佩並未顧及當時國際局勢的脈絡，²⁵猶太人實根據局勢發展導向此一不得不然的作法，豈獨人力可以抗拒？大致而言，此一主張認為政治錫安主義並非歐洲猶太人的主流思想，比起在巴勒斯坦建國，他們更願意留在西方國家。然而，他們在西方國家遭到的對待，使西方國家出於對猶太人的虧欠感及對猶太難民順水推舟的拒絕，而更願意將巴勒斯坦作為贖罪工具來支持猶太人的建國計畫，使猶太人建立民族國家的奇想竟能成功在望，並與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關連起來；此外，此論還主張使巴勒斯坦種族清洗得以維持的動力，乃是來自中東及北非的猶太人(而非歐洲)。²⁶在這些前提下，猶太人以殖民者身分來到巴

²³ Uri Ram,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151.

²⁴ Uri Ram,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151.

²⁵ Ephraim Nimni,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83.

²⁶ 關於第二種方式，作者並未詳述，但據其文意推估，應是為(歐洲)錫安主義與「種族清洗」之間的關聯性加以解套，並曖昧地將種族清洗的不道德影射至「東方性」(中東及北非猶太人支持種族清洗)中的野蠻問題，並且因東方猶太人對阿拉伯人的了解勝於西歐猶太人，而認為採此手段之必要。詳Ephraim Nimni, "Reviewed Works: The

勒斯坦，建立具殖民性質的民族—民主國家。然而，殖民的性質已經預先定義了「民」(demos)主，說到底「必須」也「必定」是「種」(ethnos)主，而這不可避免地導向排除政策。²⁷

爰此，部分新史學路線研究者藉「中性論述」事實、措辭及「中立推論」的方式，或者將種族清洗以一種宿命論的態度結合學理加以討論，而在一種「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或「情勢使然」的中道理性之前提及結論下，卻某種程度上隱晦地肯定了傳統(舊/官方)史學的歷史論述，並使舊史學或官方立場基於「建國」意識型態而衍生的政策(合法)巧妙地迴避了或否定道德問題(合理)的存在，²⁸使傳統歷史撐過了新思維的考驗得到新生，且更強化其既有立場——即成所謂的「新錫安主義」(Neo-Zionism)。²⁹

目前的外部證據及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釐清種族清洗政策之真偽？正反雙方皆有合理論據加以援引，最後不免訴諸個人意識型態。然自結果言，即便將難民問題歸咎戰爭殘酷，但以色列對難民問題的否定與擱置又不啻於順應過程以得到想要的結果——即便過程不是蓄意，結果卻是。另言之，種族清洗的爭議性，正發於其在決策當下即可預見之不可逆的結果，自為凝結高度價值判斷的極端政策，絕非隨機應變出現的措施。其實，種族清洗不過是一種現象，其本質需自思想(意識型態)中尋求。因此廓清以色列立國精神的錫安主義，即可為種族清洗之手段找到思想基礎，此一基礎又反應了錫安主義的整體性質，足以用來推論未來以阿關係的發展動向。

學界對錫安主義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實難再有增益。通說主張，政治錫安主義乃猶太人對歐洲反閃主義(anti-Semitism)的回應，終在時代思潮刺激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84.

²⁷ 其援引 Michael Mann 的說法解釋以色列的「民主政體」。詳見 Ephraim Nimni,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83.

²⁸ 今之學術研究為求中立經常避免價值判斷。例見 Uri Ram,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152.

²⁹ 新錫安主義具備嚴密的組織性，有機關(Shalem Center)、有期刊(*Azure: Ideas for the Jewish Nation*)、有資金(來自以色列首相府及美國的保守派金主)，具備強烈的官方性格。其主要工作在於提供以色列國一個新的意識型態之架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鬥爭是其論調基礎，並要求特別注意所謂的內部敵人——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以及後錫安主義者。引自：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247-249. 關於新錫安主義攻擊後錫安主義之過程、方式及結果，詳見 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248-274.

下，以猶太民族主義姿態展現，並謀透過與西方殖民帝國的利益交換，使其回歸民族家園的希望成真。³⁰然而，當猶太人落戶巴勒斯坦，立即面臨到巴勒斯坦在猶太人「缺席」的時空中發展活躍且自成生態——作為「回歸者」，如何面對一塊實際上充滿巴勒斯坦人的「理論性真空地帶」？³¹如何在既有生態中安插進以色列，能使其存在合法復合理？以色列立國造成西亞地區政治局勢徹底變化，以阿戰爭凝結一切因果。

二、錫安主義的課題

錫安主義非「猶太問題」的唯一解，乃經一番路線的競爭，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方成猶太民族主義主流及其賴以建國的思想基礎。³²錫安主義之勝出，基於其具體指出猶太問題不能解決的原因，在於猶太人歷來對問題核心的認識不清，並主張猶太人應堅守「猶太性」——錫安主義認為猶太問題反應猶太人在基督教世界裡的特殊身分，對此提出適當的解決方式——當「離散」作為猶太人特殊標誌的宗教意義，透過解釋完整呈現，宗教定義的猶太性藉此轉化成世俗猶太民族主義(猶太意識)。

(一)猶太問題

「猶太問題」是猶太人建國的問題意識，錫安主義是其終極答案的詮釋原則，呈現猶太人對自身歷史意義的看法——離散是猶太教義中的「神罰」(Strafe Gottes)，而回歸錫安及彌賽亞(Messia)降臨，是終結此一過程的具體事件。然而，在經歷長年的徒勞等待，猶太人對離散有了新的解釋：他們認為，上帝並非真的將猶太人「驅散」(zerstreuen)，而是將他們像種子一般

³⁰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178.

³¹ 錫安主義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描述乃具一種呼應的性質：「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其違反事實的程度只能將其作為一種預言式理論來看待，故作者視之為一種「理論性真空」，等待著「對的人」(a people)來填滿。

³² 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107-48。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20-27.

播出，藉此使真正的世界性一神宗教能夠成長——這是一項「善舉」(Wohltat)，保存了猶太民族及文化，使其不致在同一時間被消滅。³³

這種變化來自猶太人在歐洲的處境儘管艱難，但並非總是未獲救濟。歷史上，猶太人(不得不)被允許擁有自衛權，甚至因其特殊的商業角色而擁有特權。³⁴啟蒙運動時期，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等提出「猶太解放」之構想，³⁵也在許多地區(美國、法國、德意志部分地區)得到平等的政治身分、成為公民。對猶太人益發友善的政治環境，使猶太政治運動在猶太解放的前提下接受「同化」，³⁶在宗教上則目之為其身處異民族國家的任務，順應這種前途似錦的發展亦是當然之作法。³⁷

但猶太人能夠真正同化嗎？又「應該」同化嗎？錫安主義指出同化論中危險的「自我否定」暗示，既有損於猶太認同(直言「解放」會消滅猶太人)，也刺激歐洲的「反閃主義」——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年代，³⁸「猶太問題」面

³³ 從終局的回歸期望中，導出猶太人對以色列之地(/巴勒斯坦)具有根深蒂固的渴望及合法的主權；又從這種神話解釋中，使「同化」的作法具備必要性。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7.1 (Spring-Summer, 1995): 42-45.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12.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7.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

³⁴ 由於這些特權通常直接與王室利益相關，故錫安主義猶太人將建國與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在西亞之利益，作為其在巴勒斯坦建國的交換條件——許多歷史解釋同意此二者的聯結，也認為這特別能夠解釋錫安主義的帝國主義傾向。詳見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46-50.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10-4.

³⁵ 關於西歐猶太解放運動，詳見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55-7.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12.

³⁶ 支持者謂猶太認同與國家認同(政治身分)毫無扞格，然而法國大革命所推動的「猶太解放」(Emanzipationsvertrag)，要求猶太人必須放棄其民族特徵，從此只是「個人」。

³⁷ 尤其在德意志地區，猶太人開始大量改宗、離開其傳統社群，以獲得公民身分，稱為「大洗禮時期」(Massentaufen)。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12.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13.

³⁸ 論者認為，歐洲反閃主義造成猶太問題的時間點，正是在「民族國家」興起之時；如德國史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96)，以國家立場及民族主義觀點反對社會主義者、波蘭人、天主教徒及猶太人。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22-3. Tamar Amar-Dahl, *Das*

對了更加猛烈的攻擊，即便德法戰爭(Deutsch-Französischer Krieg, 1870)中的猶太人各自參軍為國犧牲，兩國中的民族主義分子仍鼓吹反猶；「反閃主義」便是在法、德兩國理論化，並很快在各地廣為流行；³⁹加上 1898 年，法國發生了德雷弗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曝露其潛藏的一項大哉問：「猶太人可能愛國嗎？」(can Jews be patriots)。⁴⁰

(二) 猶太「復國」

「猶太人可能愛國嗎」這項命題足證，以同化解決猶太問題已成妄想；猶太解放在歐洲終究沒有生根，而猶太人的民族情感與當地文化也難以真正融合，猶太人是歐洲基督教世界中始終如一的「外人」——於是，同化論外，從民族主義角度看待問題的新觀點被提出。

1862 年，德意志地區的猶太人黑斯(Moses Hess, 1812-75)在著作《羅馬與耶路撒冷：最後的民族問題》(*Rom und Jerusalem: Die letzte Nationalitätenfrage*)主張，猶太問題的解決之道唯「猶太民族」(Jewish nationality)而已。⁴¹1882 年，俄國猶太人品斯克(Leon Pinsker, 1821-91)在《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中提到，猶太人必須自助，因為「既非上天的憐憫，亦非異邦人的善意，更非民族主義的進程(the progress of nationalism)能夠解決猶太問題」，除非猶太人開始以一個民族的樣子活著，以便成為一個「實在的民族」(living nation)，並致力於實現他們的民族渴望——被壓迫的猶太人必須有個「家」。⁴²

zionistische Israel, 12.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 7-12.

³⁹ 反閃理論的詳細發展過程，見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113-8。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22.

⁴⁰ 反閃主義對猶太人的典型描述：經濟的寄生蟲、詐欺者、不愛國(disloyal citizen)，陰謀使西方基督教文明衰弱等。見Naomi W. Cohen, "American Jewish Reactions to Anti-Semitism in Western Europe, 1875-1900,"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45 (1978): 32.

⁴¹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23.

⁴²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23. 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121-2。

「必須有個家」的雙重意義：拒絕同化論調，以及「離散」要走向終局。然而，在既有的宗教脈絡中，如何逼出「終結」離散的結論？經驗離散是猶太人承受神罰的過程，也是上帝神祕計畫的見證——猶太人離散的宗教意義，唯藉回歸錫安及彌賽亞降臨之發生而完成。⁴³故「人為」結束離散，便否定了猶太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任務，傷害了根據經典及歷史建立起來的猶太認同——然而，世俗化的政治錫安主義卻從「否定離散」(Negation des Exils)中看見了回歸的正當性，並以猶太國作為猶太宗教傳統中的解放領袖「彌賽亞」的化身，藉著建國終使「彌賽亞教義以現代化的政治形式重生」(die messianische Lehre in modernisierter politischer Form wieder zum Leben)——「以色列」。⁴⁴

「以色列」是猶太民族主義歷史詮釋的目的和結論，是高潮也是完成，宗教猶太主義和世俗猶太國在猶太國中同時圓滿，使猶太國成為各種猶太認同中的最大公約數，而猶太教變成猶太認」或意識(宗教以一種世俗化取向定義民族)，藉此推向世俗民族主義，完成猶太內部的思想轉化，外部反猶事件或加速了這個發展。⁴⁵「錫安主義」以猶太宗教文化作為工具，⁴⁶確認世俗猶太「復國」主張在宗教歷史的必要性及民族主義中的必然性，並接著由奧地利猶太人赫爾岑(Theodor Herzl, 1860-1904)加以發揚光大。⁴⁷

⁴³ 許多解釋西方國家為何支持錫安主義的文章皆提到，歐洲政治人物如英國的 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等之所以支持錫安主義的理由(他們當中許多人亦具反猶情節)，除具體的國家利益外，很大程度上也懷抱著類似的宗教信念，認為藉由猶太人的回歸能使「彌賽亞」降臨，以進行最後審判。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120-123.

⁴⁴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12-13. Abdul Wahab Al-Massiri, "The Racial Myths of Zionism," in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41-42.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45.

⁴⁵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14.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42.

⁴⁶ 以色列學者及正統猶太教信徒 Yeshayahu Leibowitz(1903-94)對此嚴加批評，指出現代錫安主義及其主張者是「使猶太宗教為(能支持)民族殘殺及(滿足)權利慾望而賣淫」，並將宗教「當作世俗政府的情婦」。引自 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13-4.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15. Michael Brenner,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Position 171, 184 of 2170.

⁴⁷ 赫爾岑生於奧匈帝國的布達佩斯(Budapest)，被視為政治錫安主義之創始者，其目標為建立一個猶太家園。在其小說《猶太國》(1896)提出：猶太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三、錫安主義的建國目標

赫爾岑在前人基礎上，將「錫安主義」建構成明確的意識型態，在《猶太國：目前解決猶太問題的一項嘗試》(*Der Judenstaat: Versuch einer modernen Lösung der Judenfrage*)中，確認猶太問題的性質及提出解決之方。同化失敗的殷鑑不遠，使他再度確認猶太問題的本質實是民族問題，而非文化及宗教，唯將歐洲猶太問題提升為政治上的世界性問題(politisches Weltproblem)、唯有猶太人在歐洲之外建立自己的政治主體，方能結束作為一個民族卻沒有國家的異常狀態，進而消除迫害。⁴⁸

然而，應當在哪裡建立猶太人的國家？具宗教象徵意義的錫安向來並非唯一選項，更多移民考慮的是加拿大、美國、阿根廷等。⁴⁹十九世紀以來，巴勒斯坦逐漸成為考慮的重心，除因部分猶太團體已在此經營而有基礎，⁵⁰更因為這裡便是猶太人的「應許之地」(「《聖經》為我們代言」[the Bible is our Mandate])，是其理所當然的「回歸」基地。在第一屆「世界錫安主義者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公布之〈巴澤綱領〉(*Basel Programm*)中提到：「錫安主義致力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在公法保障下，位於巴勒斯坦的國度」；

必須藉由各國組成的世界會議(world council of nations)加以解決。他稍後於瑞士巴澤(Basel)組織了錫安主義者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of Zionists)，並於1897年成為「世界錫安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的領導者。他孜孜不倦地為錫主義政治運動取得世界重要性而奔走，饒有貢獻，以色列在其死後40餘年建國。節譯自

“Theodor Herzl.” Britannica Academic,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6 Nov. 2009.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Theodor-Herzl/40268. Accessed 15 July. 2019.

⁴⁸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160, 175-177.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48.

⁴⁹ 赫爾岑在《猶太國》中，便將巴勒斯坦及阿根廷同時列為選項並加以比較。詳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160, 177-178.

⁵⁰ 如「錫安之愛」(Chovevi Zion)購買巴勒斯坦土地，在當地建立農業聚落進行殖墾、發展教育等；Herzl也就殖民問題及猶太建國目標，同鄂圖曼土耳其進行接觸和協商。詳：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Beitullah Destani,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24-25, 178.

其間或有其他考量的提出，但巴勒斯坦確為最終定案。⁵¹

(一)國家方案

猶太復國運動根據經典，稱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之地」及「民族家園」，全世界的猶太人終將「回歸錫安」，在其上建立起「猶太國」，成就所有猶太人解放之功業——猶太人回歸的合法性及以色列存在的合理性，建立於此——錫安主義從世俗的猶太國必要性，反證其主權的宗教性永恆(反過來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抽象的真實性」，乃透過武力「實證」)——猶太人對應許的以色列之地擁有跨越時空的主權。⁵²

錫安主義猶太人或遲或早已「發現」，其「主權地」中存在許多「非猶太人」(nichtjüdische Bewohner Palästinas)，⁵³而其作為「事實」卻顯然「昧於」錫安主義的理論——猶太人和錫安乃在歷史中互相等待，豈容「外人」插足？錫安主義將猶太解放和回到(猶太人的)錫安建國互相綁縛，使回歸勢在必行，使「撥亂反正」成為決策原則，⁵⁴務使現況服務於猶太建國——方法之一，即秉持赫爾岑將猶太問題「世界化」之主張，謀求與西方各國合作，

⁵¹ 引自：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126。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37.

⁵² 以色列傳統史家慣常以「當前需求」解釋過去，關於以色列如何「製造」歷史以符合其利益的批判，參閱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41-65. Jamil Hil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182.

⁵³ 第一波猶太移民來到巴勒斯坦以前，巴勒斯坦為概念上的「無人地帶」，這並非指「無人居住」的「事實」，而是認為此地不存在「有教養之人」(civilised people)。其後，「非猶太人」為錫安主義歧視當地人的專門用語——這是一種極度模糊又十分明確的否定論述，暗示著「他們」既沒有任何身分定位，也沒有政治定義。「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888-1935)便認為，這些人身分模糊而混亂，也根本不是阿拉伯人，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甚至其存在是被否定的("The Palestinians……where are they? There is no such thing.")。將此論點往後推行到難民問題上，即合理化「他們」應當回歸周邊阿拉伯國家的主張。Beshara B. Doumani,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Writing Palestiniens into Histor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2 (Winter, 1992): 8. Abdul Wahhab Al Kayyal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Imperialist-Zionist Aliens," in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22.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29. 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128.

⁵⁴ 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129.

確保猶太民族國家建立在巴勒斯坦之可行性——而無獨有偶，恰逢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猶太人獲英國給予的政治保障(〈貝爾福宣言〉)，戰後英國又藉托管統治巴勒斯坦地區之便，蓄意強化猶太建國的各項條件，其中經濟及軍事協助最為關鍵。

托管統治國有扶助當地人自治建國之義務，⁵⁵英國協助猶太人的作法卻與托管統治需承擔的責任相違，更令巴勒斯坦人費解的是：為何他們的土地必須分給歐洲來的錫安主義者，作為反猶迫害的避難所？尤其在錫安主義的殖墾活動及英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條件惡化的雙重刺激(且相當程度是一體的)，很快在當地引發大型暴動，僅管行動最後因英國嚴酷鎮壓而告失敗，但「巴勒斯坦問題」從此浮上檯面。⁵⁶

因難以處理猶太人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衝突，英國於是向聯合國提出終止托管並要求其介入處理後續；聯合國故於 1947 年成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小組」(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欲在托管統治結束前提出替代方式。小組至巴勒斯坦調查後並陳兩案：一為「隸屬於同一經濟體下的分割計畫」(plan on partition with economic union)，指在巴勒斯坦地區同時成立猶太國及阿拉伯國，並使兩者共隸同一經濟組織，耶路撒冷則置於聯合國之特殊管轄；二為「聯邦國家案」(Federal State plan)，根據兩個民族與巴勒斯坦的歷史關係，可使成為同屬一國中權力對等的兩個族群——經兩個月的審議，以〈聯合國大會 181 號決議〉(U. 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1)定案。⁵⁷

⁵⁵ 聯合國〈1514(XV)決議案〉明文保障殖民地國家及其人民之獨立，當中提到：「所有民族皆有自決之權，憑藉此權他們可以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追求其經濟、社會、文化之發展。」全文詳[http://undocs.org/A/Res/1514\(XV\)](http://undocs.org/A/Res/1514(XV))。

⁵⁶ 關於巴勒斯坦地區對錫安主義及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抗，及其後的政治發展與後續影響，詳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72-128.

⁵⁷ 關於小組提交聯合國大會之報告內容，詳見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07175DE9FA2DE563852568D3006E10F3>

(二) 國家政體

〈181 號決議〉採「巴勒斯坦分割計畫」(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Plan for Palestine)，確認阿拉伯人及猶太人未來各自獨立，並在〈決議〉第二章中處理兩國之邊界(見圖 1)。⁵⁸ 儘管聯合國依據兩個族群的分布狀況畫定界線，務求盡量將大部分人口各自納入其未來民族國家領域之中，仍有不及之處，故在彼此衝突日深的狀況下(〈181 號決議〉之領土分配爭議，又使情況惡化)，使未納入自己民族國家而「滯留」他國的「漏網之魚」成了棘手問題——具體而言，即是以少數民族的姿態，留在如今成為以色列領土的巴勒斯坦人——可是，「漏網之魚」必須處理嗎？⁵⁹

民族國家的成立基於「人民主權」，人民主權先天只存在於「民主政治」構架裡，彼此相互支撐。然而，「人民」作



圖 1：1947 年〈181 號決議〉規定之以阿邊界。

資料來源：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israel/unplan19.gif>

⁵⁸ 全文詳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7F0AF2BD897689B785256C330061D25>.

⁵⁹ 他們在早期被以色列視為是潛在的「第五縱隊」(the fifth colume)，後來進一步被認為是對以色列猶太人為主的國家的「人口威脅」；即便是 1990 年代和平進程時期，以色列對西岸及加薩的占領仍為這種國內不同民族的內在衝突投下陰影(以色列受各種內外情勢影響，對待他們採取包含和排除[inclusive and exclusive]的混合政策)。到了 2000 年，由於巴勒斯坦人的二次暴動(AI-Aqsa Intifada, 2000-5)更惡化了他們在以色列的處境，而被稱為是「居於此地的外人」(resident aliens)。Robert Blecher,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Transfer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Israe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4 (October, 2005): 728-729, 733. 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71. 關於以色列阿拉伯人地位變化的分析，詳見 Robert Blecher,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Transfer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Israe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4 (October, 2005): 725-754.

為一個集體概念卻難以明確定義，或者在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中也未必需要定義，或直接以政治身分取代民族的意義——民族建立國家或國家塑造民族的雞與蛋問題，可視為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階段。權力基於民族，民族提出建國的正當性(以其「特殊性」自證)，藉此樹立內外之別；當人民主權驅使國家誕生，人民的政治身分從此將高於一切個體差異(宗教、血統、階級等)，所有個體在國家權力的施展下(尤其透過人文學科教育，加強一體化及族群融合的思想)，被規訓為合格的國民——藉此，民族國家製造精神上的無形邊界，使後續分離主張不能發生。⁶⁰

據此，政治錫安主義作為世俗民族主義之一支，理應支持民主制度及其理念，如同 1948 年以阿戰爭前夕的猶太人〈獨立宣言〉提到：「以色列國向猶太移民及離散的猶太群體開放，致力於發展所有居民的福祉，其建立在以色列眾先知觀點中的自由、平等及和平；保障所有不同宗教、種族、性別之公民擁有政治平等，及保障信仰、言論、教育與文化之自由。它將聖地置於其保護之下，對聯合國《憲章》保持忠誠。」⁶¹

名義上確是如此。在〈宣言〉後半，申言民主自由之價值(所有居民之福祉、平等自由之保障，對法律之忠誠)，卻在〈宣言〉前半，對其人口性質加以限縮(猶太移民、猶太群體)，短短篇幅中展現的先後順位隱含著內在緊張性——而調和之法即援引宗教(以色列眾先知觀點中的……)。據此，以色列發展出其自身獨特的民主自由之詮釋，自我定義為「猶太人的與民主的國家」(jüdischer und demokratischer Staat)——「種族政體」(ethnocracy)，即「優勢民族之民主」(Herrenvolk-Demokratie)。⁶²

⁶⁰ 例如英國託管時期的阿拉伯人，亦考慮到可能納入其未來國家中的猶太少數族群，主張其地位應當如同所有民主國家的公民，其猶太立場(Judaism)只是「宗教」，而非「民族」標誌。此外，部分猶太思想家亦支持建立一個雙民族國家(binational state)，以免可預見的未來將產生的不公義，及兩個民族間可能發生的悲劇結果。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86-187.

⁶¹ 引自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69. 以色列《憲法》

<http://www.hagalil.com/israel/verfassung/verfassung.htm>.

⁶² 故以色列內部的「公民權」乃依宗教、民族和種族而有等差。以此性質來檢視以色列內部的阿拉伯人之地位，他們儘管(因猶太人的「容忍」與「慷慨」)被「賦予」了「公民權利」(在議會中有代表)，但在真實的政治生活中卻受排斥，他們被認為缺乏了「溫和」(moderate)及對以色列的「忠誠」(loyal)，是公民又是敵人，而絕不可能

四、國家政體與種族清洗

種族政體絕非民族主義的本意，卻是其「合理的」極端推行。由於民族主義在「(自我)特殊性」中沙文主義地強調「我者」與「他者」的差異(高下的價值判斷)，足使民族混居相處的普遍事實受到裂解，甚至否定。然而，民族國家的建立並不是一國歷史神話的結尾，特殊性經過民族國家的示範被發揚光大，成為理念上難以挑戰的獨立精神，再進一步等同所謂的「進步」價值，反使任何民族國家都難以面對內部分離主義勢力的挑戰，對之若非同化便是殲滅。

猶太民族之難以同化乃因其特殊性認同的代代相傳，其歷史包含在其經典，其文化存在於宗教實踐，外在事件鞏固其自我認知，大體上不需從外在概念提取自我定位的方法，而直接援引民族主義演繹的結論，作為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自我解放——猶太民族「建國」的權利。

(一)歷史「神話」

「猶太民族建國權利」雜揉宗教文化與世俗政治的概念，當其作為口號宣之於世，則顯示其世俗政治性壓過其宗教文化性價值，此一價值排序若為合理，乃因其宗教文化(歷史)永為此一世俗政治宣言的根本及推理下的結論，故而又能回過頭來支持錫安主義的「政治神話」，透過不能質疑的宗教前提——猶太民族作為一支「文化民族」，更有建國的權利與義務——從以色列之地及回歸演繹出猶太人對錫安(以色列之地/巴勒斯坦)的主權(所有權)——聖地儘管是大家的(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但「錫安」專屬猶太人。⁶³回歸錫安的猶太人迎接彌賽亞的降臨，圓滿了離散的意義——乃指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復國)是猶太人承受離散之苦的補贖(redemption)，而

扮演有意義的角色。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但受到嚴格的監視，雖有公民「權利」卻又受到種種悖於民主自由「自然權利」之用語的包圍，他們能在以色列中作為公民更像是來自猶太人的「施捨」。Robert Blecher,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731-734.

⁶³ 義務與權利相伴，猶太人若有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權利，便肩負了使巴勒斯坦「更好」的義務；相關內容，詳註7、8。

為猶太人絕無僅有之「特權」。⁶⁴

回歸作為特權，證明巴勒斯坦與猶太人在「史前史」中的神秘羈絆，特權的神祕性(政治神話)透過以色列的「歷史神話」而加強：錫安主義藉經典支持其歷史解釋，⁶⁵證明巴勒斯坦的猶太性長存不朽，猶太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的施加，確保巴勒斯坦被先驗地(a priori)籠罩在「猶太中心」論述裡。⁶⁶據此，猶太人的活動成為巴勒斯坦歷史變遷的事實基準，各種事態發展都「見證」(營造)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階段——而這明確展現在以色列的歷史詮釋。如其斷代巴勒斯坦歷史的方式，乃以「建國」區分前後兩期——建國以前的巴勒斯坦，在經典記載的承諾基礎上，以5次猶太回歸潮為分期依據(儘管原因有別)，⁶⁷強化猶太復國的神祕性與正當性；⁶⁸建國以後的巴勒斯坦則恆常處在以阿戰爭的遺緒中，對內出現了有著共同(肇建國家)經驗的「新猶太人」，⁶⁹對外是西亞地區政治局勢的根本性改變——既在意識

⁶⁴ 這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以色列不認為巴勒斯坦難民有「回歸權」(right of return)之謂。

⁶⁵ David Ben-Gurion(1886-1973)是最明顯的例子，「引經據典」正是他談話的風格，像是對「選民」(the chosen people)的強調，或主張將「錫安主義」以「彌賽亞運動」(Messianic Movement)加以取代；又或以大衛與哥利亞的《聖經》故事，隱喻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彼此在力量強弱及道德高下之反差。他欲藉此產生一種神祕連結的印象，強化錫安主義的立場及塑造政治神話。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11-12.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41-42.

⁶⁶ 詳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52-55.

⁶⁷ 五波移民潮及其原因，詳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50-51. 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1882-1948*, 11-12.

⁶⁸ 錫安主義的理想植基在「經書民族」(the People of the Book)、「經書之地」(the Land of the Bible)，彼此特殊而不間斷的關係。Abdul Wahab Al-Massiri, "The Racial Myths of Zionism," in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34.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50-2.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s.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0), 413-414.

⁶⁹ 歐洲猶太民族藉殖民活動建立共同經驗及認同，是民族國家建立前「必須的」工作——必須解決離散下，猶太人除宗教以外同質性不高的問題；他們甚至無共通語言(故有希伯來文復興運動)、沒有相似的社會規範及共同記憶。因此，透過殖民活動創造共同經驗可以提升民族認同，1948年獨立戰爭創造出來的「新猶太人」亦同理可證。Abdul Wahhab Al Kayyal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Imperialist-Zionist Alliance," in A. W. Kayyali,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15.

上團結壯大，又重申了東西(文明)對抗之傳統主題。而在這些論述中，並沒有為以色列之地中的「外人」(非猶太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留下一席之地。

(二)「復古」更化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西方猶太人(Ashkenazi)各種意義上「敵對的」他者，⁷⁰先不論猶太復國必定侵蝕當地人利益，而導致雙方仇恨的必然結果；西方猶太人首先作為一神教民族，其世界觀中原來便有根本性的排他傾向(人的組成只有信神者與不信者)；其次，長期浸淫在歐洲歷史文化中的離散生活，使其在帝國主義時代亦懷抱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優劣觀點，⁷¹此二者為其排除當地人的「必要前提」——因其根本上無可教化。當猶太性(西方性)與阿拉伯性(東方性)的高低呈現，「猶太化」(judaisation)乃成猶太復國「不得不然」的作法。

⁷⁰ 猶太人依其離散後的長居之地分為「西歐猶太人」、「西班牙猶太人」(sephardi)、「東方猶太人」(mizrahi)及伊索比亞猶太人(Ethiopian Jews)，原為地理畫分，但為歐洲錫安主義猶太人當作一種文化高低的標準，尤其東方猶太人——「阿拉伯猶太人」(Arab Jews)因操「敵人的語言」，更深受其苦。然而，阿拉伯猶太人省思後的自我認同，也破解了錫安主義對「普遍」猶太問題的解釋效力，其對待「例外」的方式，亦坐實錫安主義的「歐洲性」評價(操希伯來語的異邦人)，此一特性又回過頭否定了猶太問題的「普遍性」，而支持了阿拉伯人對錫安主義者的看法——對其而言，錫安主義並不是民族復興運動，而只是帝國主義的擴張手段，以色列只是西方在東方利益的代理人。關於阿拉伯猶太人及東方猶太人問題，詳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London: Verso, 2014), 179-196. Joseph Massad, "Zionism's Internal Others: Israel and the Oriental Jew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4 (Summer, 1996): 53-68.

⁷¹ 東方主義觀點必受帝國主義發展的滋養，尤其19世紀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結合各種社會科學理論自我合理化，其有效的基礎皆必以「東方主義」為著力點。錫安主義者「東方主義化」巴勒斯坦的說法，包括：當地缺乏明確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當地社會的野蠻落後；以及巴勒斯坦社會的內在缺陷，是其1948年快速崩潰的原因。錫安主義運用歷史詮釋及電影傳媒，去使當地人「坐實」這些東方主義的論述——當地因缺乏「真正的」文化，而不值得平等相待；這些「殘忍無文」的阿拉伯人對錫安主義的反對，自無合理基礎。關於以色列運用東方主義的方式及其批判，詳Haim Gerber, "Zi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3.1 (Fall, 2003): 23-25. Beshara B. Doumani,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5-28. Tamar Amar-Dahl,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30-31.

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既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的合法性得到國際承認，也讓猶太人「民族家園」的抽象措辭從此有了具體的空間範疇：僅占巴勒斯坦總人口數約30%的猶太人，獲得巴勒斯坦56%左右之土地——猶太人對此雖不滿意，但「勉予接受」。⁷²然分配上的比例失衡，顯示聯合國僅想滿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族自決」的法律形式，實際上也等同坦然承認其偏袒猶太人作為少數分子的利益——故阿拉伯方的強烈反對，亦在情理之中。

對阿拉伯人的拒不接受，使猶太人得「依法」在其分配領土中實行「淨化」工作——在分治計畫的設計基礎上，務求徹底實踐民族分離、儘量「純化」民族家園中的人口組成；並在民族家園範疇中，改造一切具「阿拉伯性」的事物，使其回復「原貌」：民族家園是猶太人的民族家園。⁷³

具體作法乃根據猶太殖民活動時的調查資料訂定，錫安主義者很早便全面搜集民族家園中的阿拉伯村莊資料(village files)，其旁及民事、人口、生產甚至個人資訊等細節，並按照資料內容與錫安主義的聯結性進行分類。1947年，阿拉伯人表示反對〈181決議案〉後不久，這些資料(尤其戶政部分)為錫安主義軍人(著名的Irgun、Stern及Haganah組織)執行驅逐(“transfer”)與謀殺——種族清洗，又謂D計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最有用的根據。⁷⁴

D計畫形成及運作的具體內容不必詳述，其結果造成約75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故土、淪為難民，其活動痕跡皆遭猶太人系統性摧毀，將其村落房舍、生產勞作悉以機械銷毀、鏟平，難民即便想「尋根」，卻已無跡可循。此外，猶太人全面以希伯來文取代任何以阿拉伯文表述的人事時地物——

⁷² 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18.

⁷³ 錫安主義領導人Ze'ev Jabotinsky(1880-1940)創立了執行種族清洗政策的軍事組織，他認為：「別無選擇——阿拉伯人必須為以色列之地中的猶太人讓路，如果『移轉』(transfer)波羅的海民族是可能的，那麼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可能的。」引自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87.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23.

⁷⁴ 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歷史學家Ben-Zion Luria(1905-2002)向猶太建國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 JNF)提議搜集此類資料，至1930年代所獲資訊已相當完整，到了1947年進行最後一次的更新。1947年阿拉伯人拒絕分割案後，猶太人以此為理由開始大量驅逐「以色列國預定地」中的阿拉伯人，直到1949年初。詳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17-22. 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128-140.

對猶太人而言，⁷⁵這是「恢復」歷史(經典)的修正工作，自其猶太化的地名變更工作來看，倒真橫生一股猶太人從未離開的錯覺；但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這種「物是人非」的感受卻非對時空變遷的慨嘆，反是「沒頭沒尾」的浩劫(Nakba)。

五、結語

〈聯合國安理會 242 號決議〉(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242)訂於 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成為西亞地區和平的基礎，然「安全」與「和平」迄今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而為以色列「永恆的口號」或某種「政治術語」)。⁷⁶在以色列一方，戰鬥的意識型態儘管能支撐建國及自我鞏固，但以鄰為壑終非立命根本；在巴勒斯坦人一方，要如何面對情勢總是有利於以色列的受創感？他們並非不能理解，其終究肇因於力量不對等的結果，即便在雙方「對等」談判的「奧斯陸協定」(Oslo Accord)，以色列仍能以退為進，使情勢發展促進其利益。⁷⁷當然，雙方陣營皆有重視和解的學者專家為

⁷⁵ 關於種族清洗詳細作法和幾個重要的階段性工作，其及「成效」，詳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128-140.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1-126. Ilan Pappé, "The 1948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6-20. Edward W. Said,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Victims," *Social Text* 1 (Winter, 1979): 8-9.

⁷⁶ 其要求當地各國接受彼此的國家權力，以使各國在安全及受承認之邊界中免於威脅及暴力活動；亦要求以色列退出在六日戰爭(1967)期間獲得之土地。詳全文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7D35E1F729DF491C85256EE70068613>. 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25-26.

⁷⁷ 以色列在「和平進程」期間仍不斷以封鎖(closure)及領土割裂(cantonisation)手段對付巴勒斯坦國，致其國土只能是無法連通的破碎地塊，損害巴勒斯坦國作為國家的完整性；不唯在占領區內擴張殖墾區，也不斷加強自我維持的必要基礎建設。而1991年起的各種協商，在在強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為以色列統治工具的事實，而巴勒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 PA)對現況無能為力，又因其權力能有所施展似乎也並不十分介意。其顯例即以色列封鎖區內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極大的壓制與剝奪，卻無法仰賴其合法政府PA的協助，而對巴人在生活、社會、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造成無助困頓的影響及感受；另一例子即PA漸不再論及難民的回歸權。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97. Ilan Pappé,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240-5. Sara Roy,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Palestinian Socioeconomic Decline: A place Deni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7.3 (Spring, 2004): 365-403.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95-206. 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不容否認之事實，但其終究不是政治要角，在這種政治氛圍中自我反省的態度如何獲得重視？奧斯陸和平進程以失敗作結的奇怪現象實非單一案例，歷來談判結果反使巴勒斯坦人處境愈見艱難，故反對談判、支持暴力的「恐怖活動」蔚為主流；而以以色列社會在巴勒斯坦人「消滅以色列」的政治目標認知下，無疑態度上更傾向強烈保守的新錫安主義。外在情況的發展永遠只會是原因之一，四面環敵的刺激強化自我鞏固的態度，及其源自一神宗教根深蒂固的排外性格；其論調更廁身於東方主義中，主張以高等的猶太(歐洲)文明「開化」東方世界，以緩解其道德有虧(回應「何以猶太人犧牲從未虐待他們的阿拉伯人來滿足私利」之批判)，目的之高貴(文明開化)合理了手段之殘酷(猶太化)。

循此，衝突成為以巴關係的常態，生存竟成你死我活之權力競爭及獎賞，而偶有佳作的安寧只因現實上不得不然。和平若為對集體安全的自願妥協，則妥協的基礎實盡毀於錫安主義猶太人費盡氣力維持的種族國家，遑論其願付出代價彌補前塵；何況以色列向來公開否認 D 計畫造成難民問題，使「回歸權」竟成巴勒斯坦「最終狀態」議題(final status issue)中最抽象的部分，⁷⁸問題的長久僵持反使其在時間中被去脈絡化，而僅「淪為」人道救援的層次——他們彷彿在歷史中「自生」，也被期待在歷史中「自滅」。⁷⁹

Nahostkonflikt, 27.

⁷⁸ 「最終狀態」是以巴協商中的五項重大議題：巴勒斯坦之主權及國家狀態(邊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難民議題(巴勒斯坦人的回歸權)、以色列的殖墾(安全)，與水權。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40-181. Muriel Asseburg,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57-80.

⁷⁹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的救援前提亦傾向削弱難民問題，如其禁止受其雇用的巴勒斯坦老師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或從事政治運動，並只許教授學生居留地的歷史教材，企圖減弱「巴勒斯坦認同」，避免產生基於認同開展出來的政治思想與要求。詳Jalal al-Husseini, "UNRWA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Building Proces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9.2 (Winter, 2000): 56, 60.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7.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423. 1988年的〈巴勒斯坦獨立宣言〉(Palestin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巴勒斯坦民族議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 PNC)支持基於〈181號決議〉形成的兩國方案，正式承認以色列存在之合法性。然而，讓步並未帶來對等利益，巴勒斯坦人仍不被(美國及以色列)認為是一個民族，因而乏自決及建國之資

然而，即便和平缺乏希望，學術界仍欲積極為以巴關係之生路奔走，如 Ilan Pappé 便以「一國方案」(One-State Solution)為現有趨勢發展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視之為解決目前僵局的辦法，並成立組織加以推動。⁸⁰然西亞地區之衝突實非以「國家形式」能夠根本處理，而為錫安主義影響不衰之故——其寓於宗教、寓於歷史，更寓於其攀緣而生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思潮，殖墾活動及種族清洗為其實踐；據此，只要錫安主義立場不改，則事態難有變化。⁸¹僅管學術界的良善希望要求政治也應有其理想，卻必不符合(政治遊戲中)人性作用下的險惡現實立場。

格；也未能阻止以色列的領土擴張行為。詳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195.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411-412.

⁸⁰ 「一國方案」基於1947的聯邦方案，主張成立種族隔離的一國。目前看來，唯分離政策方能確保彼此共存的可能性，故此案之提出為根據現實條件難以改變之考量：首先，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國領土的蠶食併吞(creeping annexation)，使巴勒斯坦立國幾無成功可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持續成長，又使以色列難以再藉種族清洗處理之。故此案非為「倡議」，而是指出以巴「建國方案」上「順其自然」的較佳結果。關於其形成的背景、論點，及批判，詳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206-217.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424-235. Uri Ram,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152.

⁸¹ 這也是以色列「新史學」快速衰微的原因，其觀點從未在以色列社會中生根，反而激起新錫安主義的反擊；而使後錫安主義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只淪為一場學術遊戲。Ilan Pappé,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1948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 7. 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249-250.

徵引文獻

(一) 專書

1. Amar-Dahl, Tamar. *Das zionistische Israel: Jüdischer Nation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des Nahostkonflikt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2.
2. Asseburg, Muriel, Jan Busse. *Der Nahostkonflikt: Geschichte, Positionen, Perspektiven*.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6.
3. Brenner, Michael.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6.
4. Destani, Beitullah, ed.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1839-1972, Volume I: 1839-1916*. Farnham Common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2004.
5. Gorny, Yosef. *Zionism and the Arabs, 1882-1948: A Survey of Id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Halpern, Be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7. Herzog, Chaim.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1948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8. Kayyali, A. W, ed.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London: Croom Helm, c1979.
9. Khalidi, Rashid.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Oxford: Oneworld, 2007.
10. Morris, Benny.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Pappé, Ilan.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Pappé, Ilan. Eds. *The Israel / Palestine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 Pappé, Ila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world, 2006.
14. Pappé, Ilan.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London: Verso, 2014.
15. Rose, John. *The Myths of Zionism*. London; Ann Arbor, Mich.: Pluto Press, 2004.
16. Sa'di, Ahmad and Abu-Lughod, Lila, eds. *Nakba: Palestine, 1948 and the Claims of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二)期刊論文

1. 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興大歷史學報》 25 (2012.06): 107-147。
2. Al-Husseini, Jalal. "UNRWA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Building Proces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9.2 (Winter, 2000): 51-64.
3. B. Doumani, Beshara.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Writing Palestinians into Histor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2(Winter, 1992): 5-28.
4. Blecher, Robert.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Transfer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Israe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4 (October, 2005): 725-754.
5. Cohen, Naomi W. "American Jewish Reactions to Anti-Semitism in Western Europe, 1875-1900."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45 (1978): 29-65.
6. Gerber, Haim. "Zi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3.1 (Fall, 2003): 23-41.
7. Hilal, Jami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History." In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eds.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0.
8. Khalidi, Walid. "The Hebrew Reconquista of Palestine: From the 1947 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Resolution to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of 1897."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9.1 (October, 2009): 24-42.
9. Kimmerling, Baruch.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7.1(Spring-Summer, 1995): 41-65.
10. Masalha, Nur. "A Critique of Benny Morri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1 (Autumn, 1991): 90-97.
11. Massad, Joseph. "Zionism's Internal Others: Israel and the Oriental Jew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4 (Summer, 1996): 53-68.
12. Nimni, Ephraim. "Point of Departure. Review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9.3 (Spring, 2010): 83-84.
13. Pappé, Ilan.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eds.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0.
14. Pappé, Ilan. "The 1948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6.1 (Autumn, 2006): 6-20.
15. Pappé, Ila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1948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 *Journal of*

- Palestine Studies* 39.1 (October, 2009): 6-23.
16. Ram, Uri. "Arab-Israeli Conflict. Reviewed Work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by Ilan Pappé." *Middle East Journal* 62.1(Winter, 2008): 150-152.
 17. Reich, Bernard.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5(December, 1991): 1466-1478.
 18. Roy, Sara. "Why Peace failed: An Oslo Autopsy." *Current History*, 101.651 (January, 2002): 233-249.
 19. Roy, Sara.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Palestinian Socioeconomic Decline: A place Deni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7.3 (Spring, 2004): 365-403.
 20. Said, Edward W.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Victims." *Social Text* 1 (Winter, 1979): 7-58.

(三)網路資源

1. "Theodor Herzl." *Britannica Academic*,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6 Nov. 2009.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Theodor-Herzl/40268. Accessed 15 Jul. 2019.
2. [http://undocs.org/A/Res/1514\(XV\)](http://undocs.org/A/Res/1514(XV)).
3.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israel/unplan19.gif>.
4.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07175DE9FA2DE563852568D3006E10F3>.
5.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7F0AF2BD897689B785256C330061D253>.
6. <http://www.hagalil.com/israel/verfassung/verfassung.htm>.
7.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7D35E1F729DF491C85256EE700686136>.

**Zionism:
Natio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leansing?**

Huang, Ju-Hu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Diaspora make the Jews who went into exile everywhere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living in Europe for countless generations. These European Jews (or so-called Ashkenazi) who for a long-being have been by their own religion and exceptional identity alienating from the local. It is the reason and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so-called “Jewish Question” gradually as a great problem which emerged in Europ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ra of nationalism. On the other hand, some Jews utilized the terminology and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to explain their ow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through it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Jewish identity and after that these two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had been combined with and from that a final solution arose—Zionism. Zionism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by the guilty, embarrassment and hatred of the Europeans to “return” to their “traditional” and by the Bible mandated “Homeland”. By “returning” the Jews immediately faced the people who for long long-term living here and considered a must-do to handle it—coexistence or “purification” (or ethnical cleansing or Plan D)? And the later was the solution. Why the contemporaries treated it as the means in superiority and in optimality? One should follow the trail engraved in the Jewish history (all-inclusive—religious, cultural, identic and even political etc.) and it is the goal which trying to be achieved in this essay.

Keywords: Jewish Question, Zionism, Balfour Declaration, Palestine Question, the ethnic cleansing, Plan D